



列宁论巴黎公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及现代史
教研组翻译室编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教学与研究叢書

列 寧 論 巴 黎 公 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編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書以底俄托洛維奇編輯的“列寧論巴黎公社”(М.Пиотровил: В.И.Ленин О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ммуне; 1940年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為藍本,收集列寧關於巴黎公社的論著、函信和報告,以供學習和研究1871年巴黎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創舉。為了閱讀的方便,某些論著中曾作了必要的刪節,讀者需要閱讀全文時可查對列寧全集。漢譯大部是採用已有的譯文,一小部分是我們組的新譯。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

華東師範大學教學與研究叢書

列寧論巴黎公社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翻譯組編譯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八八號

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3 22/32 字數102,000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230

統一書號: 11135·1

定價: (9) 0.48元

目 錄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提綱	(1)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5)
公社的教訓	(10)
紀念公社	(13)
論无产階級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7)
远方来信(第三封信)	(22)
論策略書(摘录)	(33)
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43)
我国革命中无产階級底任务	(46)
布尔什維克能否保持国家政权?	(49)
国家与革命(摘录)	(52)
在第三屆全俄工农兵苏維埃代表大会上人民委员会 工作报告(摘录)	(101)
无产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摘录)	(103)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資产階級民主与无产 階級專政的报告提綱(摘录)	(105)
人名索引	(106)

關於“巴黎公社”的報告提綱 ①

公社歷史概略

1. 拿破崙第三時期的法國。帝國主義的基礎：資產階級已經不能，而無產階級還不能②……

拿破崙第三的冒險主義。向外耀武揚威，戰爭的必然性。

2. 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後無產階級的成長。一八六四年的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拿破崙第三對它的迫害。

法國工人的反戰抗議（國際巴黎支部七月十二日的宣言，S.** 16）和德國工人的反戰抗議（七月十六日不倫瑞克工人羣眾大會，黑姆尼茨城的工人以及國際柏林支部的宣言 18 頁）。③

3. 色當：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和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共和國的成立。自由主義的騙子們奪取政權。

自由主義的辯護人和偽善的保皇黨之流：梯也爾。

4. 國防政府=賣國政府。特羅修：巴黎的防衛“計劃”。防衛的喜劇。巴黎工人的英勇行為。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投降。

5. 俾斯麥指令在八天之內召開國民大會（S.34），決定和戰問題。梯也爾和保皇黨分子的私通。

容克(ruraux***)的議院。波爾多國民大會的 630 個議員=30 個波拿巴主義在 +200 個共和主義者（100 個溫和派和 100 個急進派）+400 個保皇黨分子（200 個奧爾良派+200 個正統主義者）。梯也爾和法盧的談話。

6. 對巴黎的挑釁：任命保皇黨的使節；剝奪了國民軍士兵“30 蘇”[△]；任命瓦朗騰為巴黎警察總監，奧勒爾·德·巴拉金為巴黎國

*——國際工人協會。（原編者註）

**——Seite 的头一個字母，（頁）。（原編者註）

***——鄉愿，保皇黨的渾號。（原編者註）

△ cy. 法文 sou, 法國之銅幣，二十分之一法郎。（譯者註）

民軍總司令和其他（特勒波夫和華西里奇可夫！！）^④；國民大會遷到凡爾賽；取締共和派的報刊等等。企圖把戰費轉嫁窮人。（35頁）武裝的巴黎工人和——保皇黨的國民大會。不可避免的衝突。

7. 馬克思的警告*：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國際總委員會第二篇宣言：“不要被一七九二年的民族傳統所迷惑”，擴展“自己階級的組織”，不抱定推翻政府的目的（“極端愚蠢”）：25頁。耶夫海尼·杜邦，法國國際（總委員會）秘書于一八七〇年九月七日也曾經這樣講過。（Weill**，134）^⑤

8. 最後挑釁行動。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奪取國民軍大砲。梯也爾欺騙性論據。圖謀未成。國民軍中央委員會宣布成立公社。巴黎公社與凡爾賽政府之間開始內戰。

9. 公社中的派別：（1）布朗基份子。还在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布朗基在“Ni Dieu ni maître”*** 中批評階級鬥爭的理論，而且斥責將無產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相分開。（威爾，229）（沒有將工人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區別開來）。（2）普魯東份子（互助論者）“交換和信貸的組織”。

與錯誤理論相反，工人階級的革命本能突破而出。

10. 公社的政治措施：

（1）取消常備軍。

（2）消滅官僚政治^a）所有官吏需經過選舉；⁶）軍餉不超出6千法郎。

（3）教會和國家分開。

（4）實施免費教育。

公社和農民。在三個月內，一切是另

最 低 綱 領

* Contra（針對着——編者）布朗基，他于一八七〇年曾創辦“祖國在危險中”報。（編者註）

（NB）（Nota Bene，注意——編者）

**——威爾。（編者註）

***——“既非上帝亦非老爹”。（編者註）

一个样子了! (49—50頁)*

公社和国际。弗蘭格尔, 波蘭人(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11. 公社的經濟措施。

(1) 禁止麵包匠做夜工。

(2) 禁止罰款。

(3) 逃亡厂主的工厂进行登記, 轉发給工人协会, 按仲裁委员会之規定給予报酬。(54頁)

NB 不接收銀行。不确立八小时工作制。威尔, 142

(4) 禁止出賣抵押品。延長房租的支付期。

12. 崩潰。組織之錯誤。防守形勢。梯也尔和俾斯麥之勾結〔俾斯麥扮演的角色=暗杀者〕。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一——二十八日的流血周。

恐怖、流放 etc**。誣衊(65—66頁)。

兒童和婦女……

P.***487: 2万个人在街上被杀, 3千人死于牢獄中。軍事法庭: 到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止, 判決了13,700人(婦女80人, 兒童60人), 放逐, 坐牢。⑥

13. 教訓: 資產階級什么都干得出, 今天是自由主义者、急进份子、共和党人, 明天成为叛徒、劊子手。

无产阶级的独立組織——阶级斗争——内战。

在当前的运动中, 我們正繼承着公社的事业。

1905年2—3月完成。

1913年初次載于列宁全集16卷。

*揭露“秘密”: 特罗修的勾当, 修道院中的“秩序”(54頁)。完成的尙很少!

**——et cetera——等等。(編者註)

***——Page——頁(編者註)

①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提纲是列宁于一九〇五年三月五日(十八日)在日内瓦对俄国政治流亡者所作的关于巴黎公社的講演提纲, 原文見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八卷180—182頁。

② 恩格斯在馬克思“法蘭西内战”的序言里, 分析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后法国

的形勢時寫道：“如果說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國，那末資產階級却是已經不能管理法國了。”（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③ 在這裡和以下列寧援引了1891年柏林出版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德文版。

④ 列寧在這裡把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的創子手和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創子手作了類比。

特勒波夫——彼得堡將軍-總督；領導鎮壓了第一次俄國革命。

华西里奇可夫侯爵——沙皇將軍；1905年1月9日(22日)在彼得堡指揮沙皇軍隊槍殺工人的和平遊行。

⑤ 這裡和下面列寧都引用了威爾著的“1852—1902年法蘭西社會運動史”一書。（巴黎，1904年版）

⑥ 巴黎公社犧牲者之數字來自1896在巴黎出版的利薩加萊所著“1871年公社史”。（參閱俄譯本，利薩加萊著，莫斯科，苗科夫“鐘聲”出版社，1905年，522頁）。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摘錄)

俄譯本序言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書信中最出色的一段，就是他對公社的估計。拿這種估計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很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件以後，用毫無氣節的口吻叫喊過：“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卻居然自比於馬克思，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曾設法阻止革命哩。

對的，馬克思也曾設法阻止這次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這種比擬，正是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相差得多遠呵。

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的時候，即在俄國革命浪潮達到頂點的一個月以前時候，不但沒有堅決警告過無產階級，反而公開說必須學會運用武器並實行武裝起來。而經過一個月以後，當鬥爭已經爆發過了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卻又毫不分析這次鬥爭底意義，這次鬥爭在事變總進程中的作用，這次鬥爭與先前鬥爭形式的聯繫，便馬上扮作悔過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過法國人士，說實行起義就會是一種狂妄舉動。他事前揭露了以為可能有與一七九二年相同的運動發生的民族主義的妄想。他不是事後，而是好幾個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動用武器”。

當他自己在九月間認為毫無希望的這件事情已於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現起來的時候，他又採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這一點（好象普列漢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來專門“傷害”過自己的敵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呢？他是否好象一位女學教師那樣咕嚕着什麼“我曾經講過，我曾經警告過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用這種浪漫舉動，用你們這種革命幻想弄出怎樣的亂子來了呀”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漢諾夫用自滿自足的庸人態度教訓十二月起義的戰士那樣，用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

的”這一說法來訓誡過公社社員呢？

不。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寫了一封表示欣
欣的信，——我們希望每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個俄國識字工人把
這封信當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而他在在一八七
一年四月看見廣大民眾運動興起時，卻又以身參加偉大事變，親身
參加這表明全世界歷史上革命運動一大進步的事變者的態度，來對
這個運動表示莫大的注意。

這——他當時說——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機器的嘗試，而不是簡
簡單單把它從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極端讚美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
所領導的巴黎“英雄”工人。“你看這些巴黎人，——他當時寫道，
——顯出了多大的靈活性，多大的歷史首創精神，多大的自我犧牲的
本事啊！”（見第八頁）……“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樣英勇奮鬥的實
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羣眾底歷史首創精神。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
主黨人都向馬克思領教來估計俄國工農羣眾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
二月所表現的歷史首創精神，那就很好了！

早在事變半年前就預察到事變必遭失敗的一位極深刻思想家崇
拜羣眾歷史首創精神的態度，與所謂“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
一毫無生氣毫無心肝的迂腐說法相比，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么？

馬克思當時被迫亡命倫敦，但他却本着他那種熱烈精神感應這
一羣眾鬥爭，同時他就以這一鬥爭參加者資格來批評那些“發狂般勇
敢的”，“決意實行沖天”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直接步驟。

現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那些在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大罵什
么革命浪漫舉動的“現實主義”聰明才子們，在當時該會怎樣譏笑馬
克思啊！他們看見這位唯物主義者，經濟學家和空想之敵崇拜沖天
“嘗試”的時候，該會怎樣加以嘲笑啊！那些囊中人（27）該會怎樣來表
示鄙薄或傷感的神情來評論什么暴動傾向和空想主義等等，來評論
這樣估計沖天運動的言論呵！

但馬克思絲毫沒有象怪聰明的小魚(28)那樣害怕討論革命斗争高級形式底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到起义底技術問題。是防守，還是进攻呢？——他當時好像是看見軍事行動在倫敦附近發生似的，于是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實行进攻，“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进攻的”……

這是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即是在大流血的五月几星期以前寫的哩……

當起义羣眾已開始了“狂妄”(此語是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說的)冲天舉動的時候，“本來是需要立刻向凡爾賽實行进攻的”。

當羣眾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必須用武力抵抗敵人初次企圖奪去已經爭得的自由的時候，“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于馬克思，是不為無因的呀！

“第二個錯誤”，——馬克思繼續批評技術錯誤時寫道，——就是“中央委員會”(請注意，這是軍事指揮機關，即指國民近衛軍中央而言)“把自己的職權卸得太早了……”

馬克思知道應如何警告首領們不要實行過早的起义。但他對於實行冲天的無產階級却是用實際忠告人的資格，用羣眾斗争參加者的態度來看待，因為這些羣眾不顧布朗基和蒲魯東兩人底荒謬理論和錯誤，終究把全部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不管怎樣，——他當時寫道，——巴黎起义，即令它會被舊社會中的豺狼、瘟豬和下賤走狗們鎮壓下去，也還是我黨從六月起义以來最光榮的功業”。

馬克思雖沒有向無產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種錯誤，但他為這一功業所寫的一部著作，至今都是“冲天”斗争中最好的指南，同時也是自由派和急進派的“瘟豬”最害怕的草人。

普列漢諾夫為十二月事變所寫的一部“著作”，却幾乎成了立憲民主黨人底聖經。

是啊，普列漢諾夫自比于馬克思，是不為無因的呀！

庫格曼當時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了一種懷疑意見，認為事情完全無望，說必須採取現實主義態度而不要採取浪漫主義

態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義去與巴黎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和平示威比較了的。

馬克思立刻（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就給了庫格曼一個嚴厲的駁復。

“如果——他寫道——鬥爭只是在有極順利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着手舉行，那末創造世界歷史的事情當然就會是件很方便的事情了。”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把起義叫做狂妄舉動。但當羣衆已經起義了的時候，馬克思就願意同他們一起行進，同他們一起在鬥爭進程中學習，而不是向他們作奉行公事式的訓誡。他懂得，誰想事先十分確切計算到勝利機會，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英勇果敢和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觀察這個歷史，是從實行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準確無誤地計算到勝利機會的那些人們底觀點出發，而不是從瞎說“本來容易預察到……本來是不需要動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底觀點出發的。

同時，馬克思又善於重視歷史上常有的情形，即羣衆甚至為着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拚命鬥爭，也是為繼續教育這些羣衆，為準備這些羣衆去作下次鬥爭所必需的。

我們現今那些喜歡胡亂引証馬克思言論，只願仿效他估計已往而不願仿效他創造未來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却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不懂得這樣一種問題的提法。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變後開始實行“阻止”事變的任務時，根本就沒有想想這種問題的提法……

但馬克思正是提出了這個問題，同時絲毫也沒有忘記自己在一八七〇年九月認為起義是種狂妄舉動的事實。

“資產階級的凡爾賽騙徒們——他寫道——向巴黎人提出了二中取一的問題：或是實行迎戰，或是不戰而降。工人階級在後一場合陷於頹唐，就會比無論怎樣多的首領遭到犧牲更厲害得多的不幸。”

我們對於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中所授給我們的真正無產階級政策教訓的概述，就以此結束。

俄国工人階級已一度証明，并且还会屢次証明它有“冲天”的本領的。

写于一九〇七年二月。

公社的教訓^①

在結束了 1848 年革命的国家政变之后，法国陷入拿破侖政制的桎梏达 18 年之久。这个政制不仅使国家在經濟上破产，而且还遭受民族屈辱。起义反对旧政制的无产阶级承担了兩項任务——民族的任务和阶级的任务：使法国从德国的侵扰下求得民族解放和使工人从資本主义制度下求得社会主义解放。兩項任务这样結合就是公社的最突出的特征。

资产阶级当时組成了“国防政府”，于是无产阶级就应当在它的领导下来爭取全民族的独立。其实这是一个“叛国”政府，它認為向巴黎无产阶级作斗争是自己的使命。但无产阶级并未觉察这点，因为它被爱国主义的幻想弄得眼花缭乱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于十八世紀的大革命；这个思想使公社的社会主义者向往，例如布朗基这位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認為自己报纸最合适的名称莫过于资产阶级的号叫：“祖国在危險中！”

結合含有矛盾的任务——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乃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錯誤。早在 1870 年 9 月，在国际的宣言中，馬克思就警告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虛假的民族思想^②；从大革命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尖銳化了，如果当时向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任务团結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末現在无产阶级則已經不能夠把自己的利益和敌对阶级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了；讓资产阶级对民族屈辱負責——无产阶级的事情是为使劳动从资产阶级桎梏下求得社会主义解放而斗争。

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的真正底細确实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凡尔賽政府与普魯士人締結可耻的和約之后，就着手于自己直接的目的，对它覺得可怕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裝实行襲击。工人們以宣布公社和国内战争作回答。

虽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为許多的宗派，但公社是一个光輝的典型，說明无产阶级能够何等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

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未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續，而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廢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

但是两个錯誤葬送了光輝胜利的果实。第一个錯誤——无产阶级半途而廢：无产阶级沒有着手“剝夺剝夺者”，而醉心于在国内树立由全民族任务結合的最高公正的幻想；銀行等机构未被夺取，普魯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換”等等的理論还在社会主义者中間佔統治地位。第二个錯誤——无产阶级过于寬大：本应当歼灭自己的敌人，而无产阶级却极力从精神上感化他們，輕視了国内战争中純粹軍事行动的意义，沒有向凡尔賽坚决进攻以巩固在巴黎取得的勝利。由于行动迟緩，使凡尔賽政府有时間收罗黑暗势力来准备五月的流血周。

但尽管有这一切錯誤，公社仍不失为十九世紀偉大无产阶级运动的偉大典范。馬克思給予公社的历史意义以很高的評價——如果当凡尔賽匪帮对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裝实行襲击时工人不战而听任解除武裝，那么，由这种軟弱而給无产阶级运动帶來的士气沮喪的危險意义，就会比工人阶级在为捍卫自己武裝力量而斗争中遭受的损失严重得多^③。不論公社的牺牲何等巨大，这些牺牲却由公社对于无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意义所弥补：公社在欧洲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驅散了爱国主义的錯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欧洲无产阶级具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无产阶级获得的教訓是永远不会被人忘却的。工人阶级將运用这个經驗，正如在俄国十二月起义中已經加以运用了的那样。

俄国革命前的准备时期与法国拿破侖統治时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俄国，專制制度集团也使国家陷入經濟破产和民族屈辱的災禍中。然而革命很久都沒有能够爆发，——当社会发展还没有給羣众运动創立条件时，尽管有英勇斗争，对政府的零散进攻，但在革命前的时期碰到人民羣众的冷淡而烟消云散。只有社会民主党才以坚持和有計劃的工作教育羣众提高到最高的斗争形式——羣众性的发动和国内武裝战争。

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无产阶级身上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迷惑，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干预下从沙皇手中争得了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无产阶级就热情奋发地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由于无产阶级摆脱了“全民族的”错觉，就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的目的与任务和1871年法国革命比较有种种不同，俄国无产阶级应当采用巴黎公社开始了的同一斗争方式——国内战争。俄国无产阶级记取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知道：无产阶级不应轻视和平的斗争工具，这些工具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它们在革命的准备时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这一点已由法国无产阶级在公社中最初指出，并由俄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起义中光辉地证明了。

尽管工人阶级这两次宏伟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新的起义必将来到，在新的起义面前成为弱者的将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在新的起义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将获得完全胜利。

（原载“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13卷437—440页。黄良平译）

① “公社的教训”一文是列宁的报告稿，发表在1908年3月23日“国外报”第二期上。该报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的按语：“三月十八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纪念三个无产阶级事件的国际大会：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1848年3月革命六十周年及巴黎公社纪念。列宁同志在大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讲话，他谈到了公社的意义”。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13卷第二部99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476页）。

③ 关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估价（“新社会的先声”），见马克思“法蘭西內战”一書及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致留·庫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469页，第二卷463—465页）。

紀念公社

从宣布巴黎公社成立以来已有四十年了。法国无产阶级按照已定的习惯举行羣众大会和示威遊行来紀念 1871 年 3 月 18 日革命的活动家；五月底无产阶级重新向惊心动魄的“五月流血周”的牺牲品、被枪杀的公社社員的陵墓敬献花圈，在他們的墓前再次宣誓，要不懈地斗争，一直到他們的思想完全胜利，他們遺留的事业彻底完成。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仅法国无产阶级，而且全世界无产阶级）認為巴黎公社的活动家是自己的先驅者呢？公社的遺產何在呢？

公社是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誰也未曾有意識和有計劃地准备它。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圍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羣众对上层阶级和絲毫无能的長官的憤慨，不滿現狀和追求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阶级的模糊的激憤情緒；国民議会的令人为共和国命运担忧的反动成分，——这一切和其他許多原因交織在一起，推动巴黎居民举行三月十八日的革命，这个革命突然地把政权轉归国民卫軍手中，轉归工人阶级和接近他們的小资产阶级手中。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以前政权总是处在地主和資本家手中，即掌握在他們的組成所謂政府的代理人手中。而在三月十八日的革命之后，梯也尔先生的政府連同自己的軍隊、警察和官吏逃出巴黎，这时人民就成了局勢的主宰，于是政权就轉归无产阶级了。但是在現代社会中，經濟上受資本奴役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击碎使他受制于資本的鎖鍊，就不能在政治上佔統治地位。因此公社的运动就必然帶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即开始力图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也就是資本的統治，摧毀現代社会制度的基础本身。

开始，这个运动是一种成分极其复杂和不固定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希望公社恢复对德战争并將其进行到胜利結束的爱国者。支持运动的还有小店主，如果期票和房租的交納不延期，他們就有破产的危險（政府不願給他們延期，而公社却給予了）。最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运动的还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他們